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七〇回 施漕督先回淮安任 黃總兵夜探瑯琊山

卻說秦藹仁聽說施公押犯人到沂州來，趕著出來迎接。只見許多嘍兵，押著一個強人、兩個女子，另外五六名少年大漢，紛紛擁擠，到了大堂前推下。早有地甲上前稟道：「小人瑯琊驛地甲李坤，日前漕運總督施大人路過本驛，駐馬館中，訪聞本境朝舞山強人橫行不法，特命現任總兵黃大人帶領眾位英雄，前去剿滅。現在人犯俱由何老爺押解到此，請大老爺發落。」秦藹仁聽了此言，趕著與何路通見禮已畢，邀入內廳坐下。何路通開口問道：「貴府在此，為一方太守，境內有這項強人，不能預期剿滅，叫百姓何以安枕？本游擊奉施大人之命，與黃總兵前往山頭，現獲得強寇一名，名叫尹朝貴，當場格殺了關王廟的逃犯智明，賊首曹勇與朱世雄兩人現已逃脫。獲得曹勇妻小二人並幾個犯事的頭目。大人吩咐，趕快審明，就地正法，發往犯事地方，懸頭示眾。然後到驛館復命，大人還有吩咐。」

本游擊還求銷差，不能在此久待了。」秦藹仁到了此時，已嚇得渾身亂戰，明知自己得處分，只得諾諾連聲，敷衍了一會。

何路通也就告辭出來，回轉驛館。

施公自將吳球父子並天霸等人誇獎一番。仍想趁此便破瑯琊山寨，復取了寶物。惟有吳球同王雄兩人分苦勸。說請施公先回淮安，然後再來破齊星樓，完那要案。施公正猶豫不定，到了上燈時分，秦藹仁早趕了前來。施公當時傳他進見，問了一番，知已將尹朝貴與曹勇的妻小正法，其餘嘍兵頭目，俱各具結改過，懇切勸勉。施公見所辦的尚覺穩妥，當即說道：「本院初到此地，訪聞貴府的聲名尚好，且將賊巢善後辦法吩咐一番。但是這強人在境，姑息養奸，未免稍擔處分，在後還須整頓方好。但不知那山寨的房屋，可曾理終麼？」秦藹仁道：「卑府已招呼公正的差役前去查報。所有房屋，一律拆卸，其餘物產，擇好歸公；餘下按名分與那班嘍兵，另謀生路。卑府捕務廢弛，實具過罪。」施公當下也不過於督責，既而對他問道：「貴府在此，可知這朝舞山外另有什麼強人麼？」秦藹仁道：「還有一山，有什麼鎮山太歲王朗，卻不分明清楚。」施公便將飛雲子盜取琥珀夜光杯，王朗砌造齊星樓的話，對秦藹仁說了一遍。秦藹仁回道：「看來此案非急切可破。大人不若先回淮安，不然誤了任期，反而於事無濟。卑府久聞這山有個飛雲子，無人可敵。此樓雖王朗本人尚不能破，非將飛雲於原圖得來，方可有濟。此事還要望大人三思。」施公聽了此言，知秦藹仁是個好官，所言諒皆是實，可以命他小心防守城池，自己擇定後日起程，先到淮安赴任。哪知其中惟有黃天霸與賀人傑兩人不服，說道：「這飛雲子也不過是人，難道他製造這樓便無人能破！照此說來，設若飛雲子原圖竟無人曉得，這欽限案件終就不破了！好在大人後日方才起程，今夜咱兩人便去偷探一番，若取得他來，也免得往來轉折。」他兩人計議妥當，等施公安息已畢，命李公然與小西兩人在家保護施公，自己換了夜行衣服，各帶腰刀，出了驛館，一路奔馳而去。

瑯琊驛到山頭，雖有數里地面，怎奈他兩人夜行功夫分純熟，順著路徑，一路而來。約至三鼓之時，見前面一座高山，峭壁懸崖，聳立在瑯琊道前面。遠遠向前望去，但見半山上面起了一座牌樓，許多蒼松將它遮蓋。兩人又走了數里，已至山麓，隱約一帶山坡，倚斜而上。此時暮春天氣，風聲翻騰，把個松林，吼得為萬斛銀濤相似。天霸與人傑說道：「你看這座山頭，好一派氣概。俺與你便由此上去罷。」說著，二人大踏步上了山坡，只見九曲三彎，甚為險峻。好一會，將山坡走盡，見有一片曠地，當中豎立那個牌樓，盤石砌成，約有五丈寬闊，周圍上下皆懸空，有萬笏來朝的花樣。頂上有塊橫額，高聳在半空，細細看來，好像似「獨居聖地」四字。天霸看罷，對人傑道：「狗強盜如此無禮，你看這四字，自是至尊無上了。」

人傑道：「管他則甚？俺但前去將杯盜來，那時他也就懼怕了。」

說著，復向山頭望去，只見牌樓前面有座寨門，約離有半里之遙，寨門一帶皆是粉壁高牆，兩扇鐵門，關得如水關相似。天霸就此便一個縱步上了牆頭，瞥眼望前看去，乃是一個大大的院落，正中一條甬道，兩邊有數廊房，窗櫺內放出許多燈光照在那院內。天霸知是嘍兵房屋，隨即躡房越屋，過了二座重門，乃是朝南五開間大廳。上面排列著八般兵刃，左邊有六角月門，月門內是一帶曲折廊房，環抱著個抱廈廳屋；對面一個假山石洞，穿過洞去，是一個花園，楊柳畫橋，牡丹亭榭，真所謂無美不備。天霸與人傑看了一遍，彼此說道：「這一帶地方皆非正屋，究竟那齊星樓在於何處？必得找了門徑，方好前去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見花園東首有個船廳，廳旁有石橋，石橋那面，見了兩個數歲的孩童，一人提著個燈籠，一人端了個茶托。嘴裡說道：「偏生我們晦氣，昨日上午，今日便出了這事。」

他山上的事，與我們何關？我們大王偏如是多事。說替他報仇，將什麼黃天霸拿著，碎屍萬段。到了此時，還未睡覺。一時要茶，一時要酒，我看曹寨主好像個瘋子一般，笑一會，哭一會，鬧得人不得安穩。這不是倒運嗎！」天霸聽得清楚，知是曹勇到了這裡，趕著將人傑一碰，將身軀躲入假山後面，等那兩個孩子走過，也就提步隨後跟來。只見出了船廳，穿過竹院，過有了數進深宅大屋，方到了一個方廳，四面八方，雖有格扇，那前面有塊石板，忽然豎起；裡面卻現出鐵門，前面兩層坡台，由此進去，復見銅鈎響動，依舊還原。天霸看眼內，不禁詫異說：「這是他會客地方，便有如此關鍵，那齊星樓更可知而知了。」當時與人傑側身躡下，只聽裡面許多人講話，有的說：「曹大哥不須煩惱，但求王大哥大事定後，咱們不怕不富貴。」

有的說：「咱們這齊星樓也是人間少有，天下無雙。將這物放在當中，一日不得出樓，不全一日不能無事。違了欽限，固然有罪，若來爭取，也是死命一條。而況我們這班弟兄，誰人好惹。總之，天霸再有通天本事，到了齊星樓前，恐也入於死路。」

天霸聽了此言，只氣得兩眼圓睜，雙眉倒豎，欲想便此殺入裡面，無奈見他有這埋伏，又因齊星樓尚不知在何處，因此將怒氣按住，復行與人傑穿過方廳。但見無限的房屋，排列面前，只不知齊星樓在於何處。天霸道：「此時已四鼓了，只不見那個所在，這山勢又高，加上這座高樓，豈有不見之理？」說著，兩人復躡到前面，四下看來。不知這齊星樓究在何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